

戎馬書生

林譯小說  
第二集  
第辛編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 戎馬書生

英國楊支原著

藝林縣海陳家麟紹同譯

## 第一章

英皇愛得挨得第三臨朝時。國中雍穆富裕之氣爲開國以來所不經見。其始百姓頗梟悍難馴。然盡列尺籍伍符之中。出疆搏戰。國中留者多謹慤之士。故風俗日見其醇。且英皇能國修其內政。直跨列祖之上。此時方當封建時代。諸侯人人立堡自衛。然平民廬舍及教堂。在在咸露雍熙氣象。不形衰颯。雖新有建築。亦皆燦麗。無當時重足一迹。人懷虞心於屋宇。初不留意。中有一村名林武得。尤富足。無論搢紳編戶。咸夷然自適。村居櫓。蓋西忒省中村武得尤富足。無論搢紳編戶。咸夷然自適。村居櫓。

有古堡砌以灰色之石堅乃無尙繚垣高碉景狀皆若矜其富有觀者一望卽知有先勳於國故享此藩封堡有大門終日長關但以香木爲之不裹鐵不加鎖一款卽啓其關非所以備不虞也堡中一片草地花朵盈盈春來爛如雲錦有烹餽司者爲堡中長史凡府主之親屬悉長史授之武技而所種之花則爲長史旦晚遊賞之地一日薄暮天氣極佳長史立於庭除不冠而露頂項髡矣顏色雖絳然帶微黃貌肅而恭似知足而無求者以面向府主夫人意欲有言而夫人力竚立階級夫人輕盈而美然玉容清減方立聽長史言聽時微笑殊非得意之狀似笑中挾有隱憂者長史之告夫人蓋將以法懲一佃人以佃人倔強不聽府中號令也夫人且聽且視一孺子孺子年可七八歲而英偉之氣已含眉宇之

間。則夫人愛子也。孺子方據老戰馬鞍上。有一少年引轡。可十七八歲。引馬迴環院中。孺子呼曰。母氏吾能把轡。無須季父尤司太爲我馴此馬矣。長史方言佃戶事。復啓曰。夫人吾已明戒佃人。謂府主已免爾徭役無數。爾不知感。且緩納其租。余安能聽爾所爲。夫人平日待此下輩恩逾其分。彼習於偷。將有狎我之意。且乘府主威基奴外出。而敢橫猾至此。夫人曰。府主一出。而羣佃遂至跳梁。宜哉。昨得一被創小校來言。府主將立歸自兵間。久乃不至。吾心至以爲盼。頗覺度日若歲。夫人語未竟。尤司太曰。我意阿兄不久必歸。伊璘娜嫂氏可勿怏怏。阿兄卽淹久於外。爲日無多也。夫人曰。恆言立歸。歸究何時。令予久盼。莫能自耐。幾於屏不致念。卽使來歸。亦類佳夢。匆匆立醒。蓋歸不移時。卽須扈蹕太子同出。尤

司太曰。嫂氏胡不偕行。卽余亦當隨征。請嫂氏觀我之戰畧。不落人下否。果吾兄以我爲能勝。長矛及盾者。則我決行。長史曰。公子尤司太。果能如我當時所見之人物者。語時搖首不止。復曰。不必取校他。但以府主威。基奴言之於爾已。絕不相類。府主戰於科雷。司時爲一千三百五十六年。此戰卽隨太子蠶下爲年。甫及十五。已大得勝。着尤司太曰。吾之不能踵阿兄之後者。非我之罪。時不我與。長史當能知之。長史曰。然公子當謝我。我頗信公子之志。嚮能効命於疆場。然我之所嚮往者。終在彼桓桓之士。長史語已。尤司太未待其言之畢。卽止之曰。勿言。且靜聽外間礪築之聲。夫人亦曰。此林武得軍號也。府主兵隊歸矣。以手自搓呼謝上帝。尤司太卽騰上馬背。與孺子同出堡門。過繩橋至高坡之上。呼曰。前

導者吾家大旗也。旗白色中作藍十字。飄揚空中。騎士擐甲。斜陽方落。甲光照眼。尤司太下馬。卽曰亞塞。吾姪爾。不觀林武。得梨騎歸邪爾。且勿下。縱轡往迎。若翁示爲將種。於是尤司太以轡授亞塞。已則步迎來。騎可二十。前導二騎。一高碩而尊嚴。髮短而黑鬚。則黑而虬。顏色雖被驕陽。然尙威猛。冠藍絨小冠。盜則侍者將之。尙有一騎。乃尤高瘦。峭剛猛。鬚髮皆黑。且亮。顏色微黃。隆準秀目。齒白而整。第一騎至。一見尤司太及亞塞。卽下馬抱提親吻。已而夫人亦至。彼此互抱。夫人悲喜交作。夫人之後。則家之老牧師塞羅。亦出牧師之後。則爲長史烹饒司騎士者。府主威基奴也。與家人既相見。相將及門。次夫人斜倚其肩。孺子則密依其肘。邇邇入門。少頃。威基奴謂同來之騎士曰。加士騰。我家歡迎壯士。卽迴顧。

曰。夫人及吾弟。吾爲爾介紹見勇士加士騰君。今職爲伊司快。即清之副將。於是彼此問訊後。威基奴遂挾其妻與弟及子入中堂。尤司太見兄嫂方敍離悰。立引退。時騎士盈庭。尤司太欲出觀其盛。騎士方解鞍轡。或拂甲拭盃。而鄰之親知爭來問訊。厥聲喧然。加士騰則中立。部署騎士。或與之乞假。或稟白歇馬後事宜。加士騰一一區畫。長史烹饒司亦旁立。頗露不懼之色。似憎一分權之人。且加士騰法人也。口吻微別於英語。烹饒司尤不悅。惡其異族。尤司太已覺。趨至其前。而烹饒司已行。口中噴噴言曰。府主所令。誰則弗從。然吾意殊不愜於法人也。方吾年輕。未嘗慕此。今則百事均效法人矣。府主奈何引盜入門。加士騰本加司坑人盜鄉也。故烹饒司以盜斥之。時馬隊中法人參半。烹饒司復自語曰。騎士

半屬英之苦人。其半盜也。尤司太遂不進問。乃至加士騰之前。敦主客之禮。加士騰先曰。此爲耐貼（大將）威基奴府第邪。佳哉。城堡受圍可十四日勿懼。尤司太曰。伊司快歸自兵間所攻城堡不少矣。加士騰曰。吾爲人守雅露白雷考忒砦。被敵焚燬。燬者爲伯爵伯也。思自是以來。吾大戰三次。攻嚴城二次。其餘所見者。莫復省記。尤司太曰。伊司快閱歷如是之夥。吾則但見拖騰中軍隊點名而已。尤司太言時。本自媿赧。加士騰卽慰之曰。幸勿自餒。公子年少。來日方長。觀戰殊易易耳。公子果住包爾皮一年者。足抵他處四年之久。已而曰。公子方讀書。然吾常聞耐貼威基奴言。公子歎而難臨敵。證以今日所見。初非恆怯之倫。加士騰且言。且周視。尤司太氣格骨相實。則尤司太軀幹弗高似荘然。四肢頗勲健。

而輕捷容儀雖溫雅髮作栗色似無洗澣意態然。二目耿耿射光但以目光卜之已一洗書生之習儼然大將威儀加士騰視已卽以手拊肩曰鄙人相公子蓋糾糾將材也吾必教公子以武技不成勇士不止因曰公子知用槊乎乃持地上之槊示之加士騰先試其技而尤司太亦立獻其所長加士騰深以爲異已聞餐堂鈴動二人遂止。

## 第二章

威基奴之居林武得久遂以爲氏家世忠孝敬事皇室唯其忠也往往爲人所中鄰堡有勳爵曰克老林翰氏乘林武得爲皇室敗於叛黨時則出兵盡收其產業林武得之先名休古者於伯爵西門合黨叛亨利第三時在一千二百六十四年揭竿於柳伊司王

師大敗。休古佐王爲西門所虜。以力逼西門出產授克老林翰。休古兵力偉。位望亦崇。迨見擒。遂喪產於克老林翰一族。及一千二百六十五年。皇室復勝。敗西門於伊威苦木。休古歸朝。然失產竟不能歸。嗣有亨利者。卽爲威基奴之父。亦襲勳爵。事愛得。挨得第二。及愛得。挨得第二陣殞。亨利幸逃。得不死。已而諸侯復叛。亨利復喪其田於克老林翰伯爵家。其所以喪產者。則愛得。挨得第三奪而予人耳。亨利忠於王室。胡至奪產。以是時皇太后垂簾任宰相。毛提木。英王。沖齡后。與宰相專權。故亨利以忠受禍。已而愛得挨得第三漫長削東朝及內閣之權。而梢毛西忒郡人譁起。逐克老林翰一族。以原產歸林武得。而克老林翰伯爵老而貪。知乞憐於英皇。英皇必不之許。遂置弗校。而亨利遂復故業。已而捐館舍。

亦無覬覦之人。亨利長子。卽爲威基奴。少小已入軍籍。爲常備軍宿衛。乃大荷寵眷。東宮爲黑太子。以武功顯於時。而克老林翰。固於林武。得有宿憾。顧爲時久。釁隙亦漸夷滅無迹。兩家旣釋憾。威基奴夫人。卽爲克老林翰家名媛也。夫人爲宿將之公子。其父死於不列顛內之役。而伯爵克老林翰之子。名夫魯克。與威基奴交契。至縝密。於是二姓以姻姪之故。往來無間。時老伯爵喪偶。續娶夫人。曰拉培爾。亦爲威基奴外家之室女。尤司太者。尙有穉弟。顧皆幼殤。故威基奴之弟。但有尤司太一人。尤司太少時弱不勝衣。父兄惡其羸。以爲不勝兵盾。初不着意。且見武人擐甲。赫然。憚。於是。父兄。慾。不。之。重。尤司太。少。時。恆。依。其。母。肘。下。自。聽。保。述。怪。誕。之。言。歌。神。絃。之。曲。旁。及。教。書。至。馳。馬。行。獵。校。技。舞。槊。之。類。母。震。

均不寓目。近五年來。意態都改。軀幹漸健。膽力亦壯。遂亦留意技擊。並讀英雄列傳。生其亢毅豪勁之心。日用功於舞劍挺槊之事。思欲自効於東宮。志嚮旣定。益留意烹長史所授之藝業。顧長史所習者。均不入於時賞。迨加士騰見長史仍守故轍。心不謂然。時加譏刺。且云軍中械仗兵法。與時俱新。其恆言。則以槍礮爲捷疾之武器。長史聞言。大不謂然。果軍中專恃彈射之力。則刀劍矛槊之屬。將匣置一無所用。且歎府主督不識人。乃取異種爲副。果得壯士者。英倫寧無其人。胡取此謬舛。傲兀者。時林武得堡中。亦改舊觀。府主時延村中父老爲雅會。於是村人以飲食過從。無虛日。或校藝。或行獵。日聚其村人爲消夏計。威基奴家居安。可二月而軍帖。又至趣至兵間。屬瑣克司忒公爵麾下。以兵赴南沙木騰。搏敵。

時黑太子允助卡司忒羅國王柴忒勞。柴忒勞有弟曰塔司馬累。  
僧號逐柴忒勞故乞師於黑太子。威基奴既受軍令。遂振裝戒行。  
然心中頗怪太子。胡爲允助殘人。於是頗怏怏不自聊。夫人頗極  
憂戀。威基奴曰。余此行遄歸。更不出山。此殆爲末次矣。當挾愛弟  
尤司太同出。領略兵間險阻。及行陣出沒。余更同格西林決一勝  
負。歸後決除軍籍。行。田。間。部。署。羣。佃。宴。集。父。老。夫。人。以。爲。如。何。  
者。方夫婦語時。而亞塞適入。曰。自拖騰至一賈人。以二驃駢精甲  
良盛。及矛盾之屬。陳諸院中。吾家人已爭集視。威基奴卽匆匆出。  
則所部健兒人人爭飭行事。羣集階前檢視兵器。加士騰與烹長  
史方爭論器之良楨。威基奴止之。卽謂加士騰曰。爾視此甲冑何  
似。加士騰曰。在包阿度中。欲得此物。其價削。於是間一半。且得精。

品顧包阿皮去此遠而尤司太務在必嚮語未定而馬蹄蹴踏之聲已紛騰於砦外卽見一高年之人盛服偉貌初非凡流騎後隨一少年更兩騎則侍從耳威基奴及尤司太卽降階迎揖來客威基奴曰斐里逼別久此來爲送行邪斐里逼曰吾頗快快別爾言後卽下馬尤司太爲客引其銜勒斐里逼曰吾鄉如爾之爲人不易輕別也卽顧尤司太曰謝爾款我卽呼隨騎少年曰利安拿汝隨威基奴將軍行足以嫓軍略知兵間事試觀尤司太氣概禮衷偉然一丈夫矣爾蟄處村間胡能嫓此於是利安拿亦下馬與尤司太並立流目四盼然全神則注射加士騰加士騰軀幹旣高臉又純黑利安拿則節節揣繪其音容無復他瞬威基奴亦介紹客之父子面加士騰各致忻慕之意斐里逼爲先輩而加士騰爲部

曲。不能不致敬。恭爲禮後。卽退立兩少年之側。加士騰謂利安拿曰。吾方品第甲冑。公子之意安屬。利安拿默而不答。加士騰奇愕。以爲覲覘。卽避去之。與斐里逼請面夫人。談敍移時。遂延客同館。主客均集廣廳之中。大衆歸座。席間利安拿與尤司太同坐。與老人座少遠。兩少年遂密邇相語。利安拿曰。尊兄挈君同行殺敵。君意以爲如何。我意君殺敵或強於攻古人之書。君試思。吾隨侍老人。至此又何爲者。老人言。吾此出必隸耐貼將軍麾下。老人本意就克老林翰。習武畧。以克老林翰與吾家故有連。亦嫋於韜略。旣而變計。從君家耐貼矣。然其所以來者。以尊兄被東宮寵眷。將用是以自躋於升塗。尤司太曰。君亦同我兄弟赴包爾皮邪。利安拿曰。然。尤司太曰。吾至樂聞是言。老友投契深。亦宜并命以撲敵利。

安拿徐徐言曰。尤司太吾至不悅。此黑醜之偏裨人言。彼爲穆爾回教人也。尤司太大笑。卽微語利安拿曰。是人名加士騰英武無尙。非回人。蓋加司坑人也。而利安拿仍不信。曰。信基督教國人。安有黑面而白齒者。且是人兇頑健碩。似非善類。尤司太曰。其人貌寢而心良。授我技擊。較烹長史爲優。安利拿聞言歎曰。但願能如君之言。吾生平習武。思之尙復心恫。無如屈於庭訓耳。尤司太且告我。句尤司太言曰。止。塞羅牧師已將禱告矣。吾輩宜進而承奉尊客。並奉最後之盤盃。禮畢卽歸座。尤司太旣行。利安拿不懌。謂己方有言。乃匆匆遽行。無禮甚矣。吾遠來習禮。卽習此狂悖之禮邪。飯罷後。尤司令引利安拿至院中。相馬並檢視新購之甲冑。二人旣出斐里逼。卽述來意。託其愛子威基奴心滋弗憚。願以交誼。

深不復峻郤卽曰屬我部曲間不敢辭惟此行歸後欲息影蓬廬  
不再爲東宮騎士矣斐里逼曰此寧致仕之時國中飛將如爾者  
東宮寧聽爾垂楊生其左肘邪且東宮知遇深兵畧動必諮詢度乞  
休之牋烏能署諾威基奴笑曰深荷扇獎我洗洗一武士胡解機乞  
宜唯疆場肉薄時或資於下走舍是何與大計脫此役獲竣太子機乞  
不再用兵我亦何爲僕僕於外斐里逼曰吾意正欲爾長征於外  
足以陶冶劣子成就唯吾子得隸轄下則將來成名卽在是行且  
貴介弟顧視非凡必爲偉器貴部加士騰亦英偉動人卽用以詔  
吾子亦足深恃斐里逼語未畢威基奴卽曰加士騰良佳士不惟  
貌偉武技亦精良事我二年唯有時頗自用舍是以外均無可議  
蓋稟承吾令匪不如志凡吾所言未嘗有忤吾愛弟卽託其人卽